

曾國藩

日記

下冊

廿九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於見卷二改核改信稿已刻見卷
 二張揚畏高生家久午刻撥科批稿改沈弟信一件
 中飯後與隨岑圍棋一局字沈弟密信卷改編勤
 倦志征明強六字字字未畢許信臣未久談約一冊半
 旋將沈信字平。與洪某西論皖南五請其字信與
 續先成刻至第府一稿接信知金山已克壽劬
 亦有可解圍之機存文與發泉圍棋一局半日文件
 於至刻閱畢其批札在稿則竟與未核新核
 閱甚多對之不能了也二更之點文與洪某西談
 罪門老多說話太多倦極睡不成寐三更之點稍寐
 四更五點閱魏某之聲則陳氏妻病革其母痛哭
 余起入內室省視遂已漏逝卅五月初一日寅刻也妻
 自辛至十月八日五晝夜閱月禮守規矩不苟言
 嘆內室有前院後院後院曾到過教次前院則終未至
 星跡至中堂_展前為止自壬戌正月初三吐血後竟
 咳嗽不止余早知其不久於世矣料理各事遂不復就
 寢妻生庚子十二月初四日辰刻三十一日廿四

卷之二

目錄

- 一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現狀與前途
二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方針與任務
三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步驟與方法
四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組織與機構
五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資金與物資
六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技術與人才
七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對外關係
八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社會保障
九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文化建設
十、論我國經濟建設之政治建設

曾国藩日记

(下)

(清)曾国藩 著
贾泓杰 王诚伟 整理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同治六年丁卯岁

公元 1867 年

正 月

初一日

五更三点起，率僚属拜牌，黎明礼毕。文武来贺，见客二十余次，辰初毕。早饭后试笔。清理文件。至幕府贺喜。围棋一局，又观人一局。写楷书一百字。又作墓碑，至二更毕，约六百字，共千二百余字。中饭请幕友两席。未刻，阅本日文件，见秦兵于十二月十八日大败，几于全军覆没。贼势日盛，深恐其渡河窜晋，震惊京师。申刻，写零字颇多。二更后不复治事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两日内作文甚觉艰难，而本夜尚能成寐，较之昔年每作诗文彻夜不寐者，犹觉稍胜。

附 记

书箱样 挽幛银寄任尊叔 科九侄贺礼

初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出门拜年，午初归。阅《乡射礼》，至未正止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未正，写沅弟信，约六百字。申正，写对联三付、挽幛一付，将寄家中挽任尊叔者。与幕府一谈。傍夕小睡。夜，核批札各稿。未申之间，坐见之客四次。二更后温韩文志铭，悟作文写字二者均以神完气足为最难。疲倦殊甚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。

初三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一局，又观人一局。写少泉信一件。阅《乡射礼》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中饭后至幕府一谈。阅本日文件。坐见之客一次。写对联九付、横披二幅，约二百字。至幕府一谈。小睡片刻。夜核批札信稿甚多，二更后背诵《诗经》二十余篇。三点睡，三更成寐，五更醒。

初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阅《乡射礼》，因心中杂事甚多，看书全不能入。写澄弟信一封，料理专人回家之件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与幕府久谈。写对联九付。新作书架八个，指示木匠一切琐事。傍夕小睡。夜核批札各稿颇多，二更后温苏诗七律。三点睡，四更四点醒，旋又小成寐。

附 记

愚公寨举人李长仁，周口东北隅。十二月廿二夜，勋左营百余人哗言贼至。

初五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一局，又观人一局。见客，坐见者五次，立见者二次。收拾各件，明日启行赴徐，有须亲为料理者。中饭后坐见之客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阅本日文件。与幕府久谈。旋又清捡各件。写高丽纸横幅一件，约百六十字。夜，略核各稿，温《古文·气势之属》。二更三点睡。天气严寒，又因傍夕微雪，颇以行路为虑。

初六日

早饭后自周口起行，天气阴寒作雪，行四十五里至李家集打茶尖。又行十八里至陈州府城，未正到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中饭后至城外太昊伏牺陵庙。傍夕，清理文件。在輿中阅《乡射礼》。灯下，将张皋文之图一为核对，眼蒙，不耐细看。二更后，路朝霖来见，久谈。路大令璜之子，号访岩，年廿三岁，聪明异常，送余五排五十韵，英器也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，五更二点醒。

初七日

早饭后，自陈州起行，行廿五里至临蔡城打尖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。又行十余里，天气微雪，道涂泥泞，因改而坐车，行五十五里至安平寨住宿。共行八十里，路甚蛮，实不啻九十里。是处属鹿邑管。鹿邑杨令来见，一谈。清理文件。中顿无大米饭，即以饼为饭，近亦颇惯食饼矣。习字一纸。阅本日文件。夜阅《乡射礼》，将本日在輿中所阅之《乡射》批点一过，《燕礼》则未点。二更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是日，接奉廷寄，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，霞仙革职。业经告病开缺之员，留办军务，致有此厄，

宦途风波真难测矣！然得回籍安处，脱然无累，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幸。

初八日

早饭后，自安平寨起行。天气放晴，路仍泥泞难行。行四十里至柘城县中饭。县令余锦淮，号妙泉，广东人，辛丑进士。公馆有一联云：“江左依然怀谢傅，淮西从此识裴公。”即该令所作也。又行三十里至扶湘城住宿。共七十里，实不啻八十矣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清理文件。与幕府一谈。在舆将《燕礼》阅毕，阅《大射礼》十叶。夜，围棋二局，阅批稿数件。二更后写零字甚多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初九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自扶湘城起行，行三十里至麻姑堆打尖。旋又行三十里，未刻至归德府住宿。在舆中阅《大射仪》，又阅公牒五十余件。中饭后，与幕府久谈。围棋二局。傍夕小睡。风雨严寒，天气愁惨。夜，又阅公牒二十余件，将《燕礼》过笔数叶。二更后，眼蒙殊甚，不能治事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附 记

陈州府刘拱宸，号伯瑗。己亥甲辰。江西新昌。

袁绳武，号镜堂。捐班。直隶。

归德府王祺海，号观亭。癸卯甲辰。山东诸城。

淮宁县路璜，号渔宾。壬辰乙巳。贵州。

鹿邑县杨维宗，号雪峰。广东。

商邱县孙嘉臻，号芑堂。其父在商邱殉难。世袭云骑尉。闽县。

柘城县余锦淮，号妙泉。壬辰辛丑。宛平，原籍山阴。

初十日

因昨夜雨雪，本日早间雪未断，遂小住一日未行。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核批札稿数件。将《燕礼》批点，中饭后又批，灯后方批毕。未刻，至幕府久谈。阅本日文件。写沅弟信一封，约四百余字。二更后，眼蒙，不复能治事。三点睡，四更四点醒，旋又小成寐。天气奇冷，为去冬所未有。

十一日

早饭后，自归德起程，雨雪纷纷，坐车行五十里，至王集寨小坐。旋又行二十里至虞城县住宿，未正即到，小车及挑子等则到甚迟。在车不能看小字书，将《古文·气势之属》阅一过。清理文件。申正，虞城县令胡叔珊在庭中嚷闹，有喊冤之辞。询之，则谓戈什哈贺献臣撕其衣服。问其仆，则云：“尚未撕，但执其衣耳。”遍问巡捕等，皆云：“贺献臣开酒席单，语言不顺，将单撕碎，而无撕衣之事。”余以初七日车夫投诉被贺献臣所打，两次皆戈什哈不应管之事，遂行棍责革去。夜阅《大射仪》，又阅《古文·辞赋类》，又阅本日文件，核批札稿数件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后成寐。严寒异常。

十二日

早饭后，自虞城起行，因道涂泥泞，仅行三十五里，即在大阳集住宿。路蛮，亦近四十里矣。清理文件。写沅弟信一件。中饭后，与客围棋二局。是日，在舆中将《大射仪》阅毕，申刻批点数叶。各幕友来，久谈。夜，又批点数叶。二更后，眼蒙殊甚，不复治事。是日，早饭后呕吐。旧有此疾，近久不发，竟日胸膈作恶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十三日

早饭后，自大阳集起行，至小阳集二十里，小坐。旋又行三十五里，至砀山县住宿，未初到。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中饭后围棋二局。与幕友久谈。是日，在舆中阅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夜，将《大射仪》批点数叶。胸膈间尚作恶，是以本日吃饭较往日略少。砀山去年水灾，居民穷苦异常，饥饿老幼夹道乞食。有一僧名明亮者，募化施主，养饥民一百一十七名。因每人给钱一百，以答该僧之意。又另发钱十五千，分给各难民，盖杯水车薪耳。二更三点睡，屡醒，尚能成寐。

十四日

早饭后，自砀山县起行，行四十五里，至唐家寨打尖。尖后，又行四十五里，至郝家集住宿。名为九十里，实不啻百里矣。署萧县令周力城来见。又立见之客二次。少时曾读《子虚》、《上林赋》，未甚成诵，年来好看汉赋，亦未熟读。是日，在舆中戏将《子虚赋》细读，居然能背诵四遍。西刻，始到止宿之处。夜，清理文件后，又读《上林赋》一段。二更三点睡，

三更后成寐，屡醒。

十五日

早饭后，自郝家集行三十里，至郝家寨打尖。徐州道李眉生及郃守高令等在此迎接，与之久谈。又行二十里至王家闸。李少泉官保在此，丁雨生、陈心泉等司道均在此迎候，坐谈少顷。又行二十里，申正至徐州府城，仍住考棚之内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数次。中饭后，少泉来坐甚久，二更始去。清理文件。是日，在舆中读《上林赋》千余字，略能成诵。少时所深以为难者，老年乃颇能之，非聪时进于昔时，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，故略记之。然衰年读书，不数月亦必忘矣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梦魇，旋又成寐，五更醒。

十六日

早饭后见客，立见者九次，坐见者四次，谈均颇久。折差自京回，阅邸报、京信等。已正，至云龙山拜少泉，久谈，便饭，未正归。又阅京信各件。与幕府久谈。坐见之客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阅本日文件。夜，将《上林赋》温习。因日间说话太多，疲乏殊甚。二更后，眉生来谈良久。四点睡，不甚成寐。

十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立见者五次，坐见者五次。围棋二局。出门拜客多家，均未拜会。归，又坐见之客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中饭后，与幕府一谈。阅本日文件，写纪泽信一件。见客三次。将《上林赋》读毕。傍夕小睡。夜核批札各稿。二更温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阅禀报，张敬堂编修锡嵘于初六日在西安阵亡，痛伤之至！四点睡，不甚成寐。

十八日

早饭后，李少帅来久坐，午刻始去。清理文件。又坐见之客三次。中饭后，坐见之客二次。围棋二局。阅本日文件，核批札各稿。与幕友久谈。傍夕小睡。是日出题三个：一题作小讲，一题作提比，一题作一段，令纪鸿儿与叶亭为之。夜，略加批改。二更三点睡，尚能成寐，五更二点醒，近日无此美睡。

十九日

早起。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二次。围棋二局。已刻，李少帅处送来江督及钦差关防二颗、盐政印信一颗，行拜阙、拜印各礼。文武僚属来贺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十余次。潘琴轩来，谈甚久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又坐见之客二次。申初，少泉来久坐，灯后始去，谆劝余回金陵久任江督，言皆准情酌理。夜核批札信稿。二更后核奏稿一件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。

廿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一次，丁雨生谈甚久。围棋二局。午刻出门，至少泉处，贺渠得湖广总督之喜，未刻归。中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三次。阅本日文件。是日已刻，改片稿一件。傍夕，与幕友久谈。夜，核改片稿三件，核批札各稿、信稿多件。与少泉通信二次。二更三点睡，四更醒。

廿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立见者一次，坐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李眉生来久坐，午正始去。中饭后，坐见之客二次，谈颇久。阅本日文件，核各科稿件，未毕。与幕府久谈。傍夕小睡。夜，再核各科稿件。二更后，温《汉书》《邹阳传》、《苏武传》，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二赋。三点睡，四更未醒。

廿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写沅弟信一件。阅《大射仪》，批点五叶。中饭后，至幕府一谈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一次，丁雨生谈甚久。阅本日文件。又与幕友久谈。夜，核批札各稿、核信稿甚多。二更后，温《古文·识度之属》，朗诵数首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二点成寐，五更二点醒。

廿三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已初，少泉来久谈，因便饭，申刻乃去。阅本日文件。与幕府畅谈。核批札各稿，写祭幛二付。傍夕小睡。夜核信稿。二更后，略教纪鸿及叶甥作文之法。接奉部文，李小泉授江苏巡抚而暂署楚督、刘崑斋授湖南巡抚、丁雨生授江苏藩司。从此诸事可以顺手，而沅弟亦得安其位，为之喜慰。二

更四点睡,四更二点醒,五更微得假寐。

廿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出门至少泉、雨生两处一谈,未初归。中饭后见客,坐见者二次,立见者一次。阅本日文件,批纪鸿、叶甥之文,倦甚,不能改一字。是日说话较多,舌端蹇滞,精神困乏。与幕客谈二次。傍夕小睡。夜,核科房各稿。二更后,温诵韩诗,气弱不能成声矣。三点睡,尚能成寐,五更醒。

廿五日

早饭后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尚斋又来一谈。又坐见之客一次。阅邸报,见官相处分,仅不作楚督而已。公道全泯,亦殊可惧。阅《大射仪》。中饭后,与幕友一谈。阅本日文件。剃头一次。核科房批稿。傍夕,与幕中久谈。夜,核改各信稿。二更后温杜、韩七古。闻纪鸿喉病又发,颇以为虑。三点睡,五更醒。

廿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见客,坐见者二次。少泉来坐甚久。又坐见之客一次。中饭后,阅本日文件,写霞仙信一件、沅弟信一件,共七百余字。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傍夕,与吴挚甫久谈。夜,改片稿二件,改信稿三件,核科房批札稿多件。二更后温杜、韩七古。疲乏殊甚。洗澡下身。四点睡,五更醒。

廿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二次,立见者二次。围棋二局。又立见之客一次,坐见者一次。阅《大射仪》六叶。中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二次。与幕府久谈。体中甚觉不适,不能治事。写祭幛二幅、对联数付。夜,核批札各稿。二更后温杜诗五律。三点睡,三更后成寐。

廿八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丁雨生来久坐。阅《大射仪》。午正,请少泉便饭,申正始散。阅本日文件,灯初始毕。与幕府一谈。核批札各稿。习字一纸。写小信二次与少泉。二

更后又核公牍。三点睡,四更未醒,旋又微成寐。

廿九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四次。围棋二局。将《大射仪》阅毕,又阅《聘礼》六叶,至未正毕。中饭后,阅本日文件甚多。丁雨生来谈甚久。与幕府一谈。核科房批札稿。傍夕小睡。夜,申夫自京回,与之久谈。二更后核批稿信稿。四点睡,不甚成寐。心中郁郁,常思解去要职,以免疑谤。不觉梦魇,声粗非常,从人皆为惊起。自是竟夜不得安眠,殊自惭学养之未深耳。

二 月

初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三局。见客,坐见者二次,立见者二次。阅《聘礼》。午初,李宫保来久坐,便饭,申刻去。阅本日文件。又坐见之客二次,立见者一次。又阅《聘礼》五叶。与幕友久谈。夜,核批札各稿,二更后批叶甥文章,又核稿数件。三点睡,五更醒。

初二日

早饭后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二次。围棋二局。又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二次。出门至李宫保处送行,渠于明日赴豫也。归,午正见客二次,谈稍久。中饭后又见客二次,李眉生谈甚久。阅本日文件。阅《聘礼》三叶。李宫保来久坐,凌筱南来一坐,又立见之客一次。傍夕,与幕府一谈。夜,阅子密所为先人年谱,阅核批札各稿。二更后疲倦殊甚。因本日说话太多,遂若衰颓不堪者,盖自此学问德业日见其退矣!三点睡,五更醒。

附 记

- 沈随李 ○何随沅 ○祝回直
- 钟回齐 三司月折月评 各局旬报
- 胡、萧祠 二张请恤各片

初三日

早饭后出门,至城外二里之段家庄送李少泉出师赴豫,已刻归。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见客,坐见者二次,立见者二次。写沅弟信一件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二次,立见者二次。阅《聘礼》二叶,核札札各稿。又坐见之客二次。傍夕小睡。夜,核科房稿件,与幕友一谈。二更后核信稿四件。三点睡,三更后成寐。

初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已初,申夫、眉生先后来,谈最久,在此便饭,申初散。阅本日文件。又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二次。核批札各稿。傍夕小睡。夜又见客一次,核折、片稿二件,核信稿数件。二更三点睡。是日说话太多,疲乏之至,幸尚能成寐。

初五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三次,立见者四次。围棋二局。又坐见之客。写澄弟信一件,约四百字。阅《聘礼》。中饭后,申夫来久坐。又坐见之客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阅本日文件极多,近日所仅见。又阅《聘礼》。傍夕,与幕友一谈。小睡片刻。夜,核科房批札稿,二更后温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三点睡,不甚成寐。

初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张敬堂之子志敦与其师五河县贡生凌允熙来久谈。感念敬堂,弥增伤悼。围棋二局。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阅《聘礼》。是日戏读《羽猎赋》,陆续读至一半,夜间颇能成诵。盖余近年最好扬、马、班、张之赋,未能回环朗诵,偶一诵读,如逢故人,易于熟洽。但衰年读书,未必能久记耳。中饭后,与幕府久谈。阅本日文件。又阅《聘礼》。坐见之客。核批札各稿。傍夕小睡。与挚甫谈文。夜,核信稿二十余件,温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二更三点睡,虽屡醒,尚幸成寐。

初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又读《羽猎赋》,阅《仪礼·聘礼》。午初,申夫来久谈,便饭,申初去。阅本日文件。与幕府久谈。又温《羽猎赋》。傍夕小睡。夜,核科房批札稿甚

多。二更三点睡,五更醒。是日,将明日折弁事料理,三折、四片、四清单校阅完毕。申正,写对联六付。

初八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立见者二次。围棋二局。改京信稿二件,约改五百余字。阅《聘礼》。中饭后,阅本日文件,又阅《聘礼》。李眉生来久坐。核批札稿二件。傍夕小睡。夜,核科房稿件甚多。二更甚倦。是日,陆续将《羽猎赋》读毕,又读长杨赋一半,默诵二遍。小睡。三点睡,不甚成寐。

初九日

早饭后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读《长杨赋》一半,毕。阅《聘礼》毕。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中饭后,写少泉信一件,阅本日文件,坐见之客一次。写对联九付。傍夕小睡。夜,申夫来久谈。旋核科房批札各稿。二更三点睡,三更后成寐。是日,接腊月廿五日家信,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,不知何以浩费如此,深为骇叹!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,誓不为之。不料奢靡若此,何颜见人!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,可羞孰甚!屋既如此,以后诸事奢侈,不问可知。大官之家子弟,无不骄奢淫逸者,忧灼曷已!

初十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,坐见者一次,立见者一次。背诵《羽猎》、《长杨》二赋。围棋二局。又坐见之客二次。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中饭后,与幕府一谈,方子可愷来一谈。阅本日文件,又阅《公食大夫礼》,核批札各稿,核信稿二件。写对联八付。傍夕,与幕府一谈。夜核信稿数件。二更后,批叶甥与鸿儿之文。鸿因病,仅作一小讲而已。三点睡,五更醒。

十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又坐见之客二次,立见者一次。写沅弟信一件,约四百余字。接少泉信,言任、赖复窜麻、黄。恐鄂境久被蹂躏,沅将渐失民望,深为忧灼!午刻,申夫、眉生来久谈,申初始去。阅本日文件,添陈舫仙密信一叶。欧阳定果自湖北来一谈。核批札稿甚多,夜始核毕。将叶亭文批毕。酉刻,写对联五付。二更后眼蒙,不

复能作事，欲核折片各稿，竟不克为之矣。三点睡，幸尚成寐。

附 记

李安邦 营务处 牛广烈 邱心坦

叶 荣 管帐

十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改折稿一件，约三百字。午刻，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中饭后，与幕府久谈。阅本日文件，又改折稿一件。核批札各稿，未毕，灯后始毕。酉刻，写对联七付。夜，又改片稿一件。读《解嘲》四分之一。因近日读书颇能背诵，拟择汉文之尤者，多读熟数篇，以资讽味玩索之乐。惟老年记书，微觉头晕，或因治公事太多，不能兼营与？二更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十三日

早饭后，将《解嘲》读毕，此篇本平日最好者，故尤易于成诵。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写纪泽儿信一件。午刻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至李眉生署内赴宴，申夫在坐，申刻归。阅本日文件。阅邸钞，见御史阿凌阿劾余骄妄，虽蒙圣谕鉴原解释，而群疑众谤，殊无自全之道，忧灼曷已！改片稿一件，约三百余字。凌晓南来一谈。夜又改片稿一件，百五余字。二更后，核批札各稿。三点睡，天气暖热，久不成寐。三更末始成寐。五更即醒。念沅弟屡被朝旨诘责，而贼复蹂躏鄂省，久不出境，左右又无人赞助，所处殆如坐针毡。霞仙、云仙皆见讥于清议，而余又迭被台谏纠劾，进退两难，展转焦思，深叹高位之不易居耳！

十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一次。围棋二局。阅《公食大夫记礼》，阅《觐礼》，至未正阅毕。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读《仪礼》，至是粗毕。老年能治此经，虽嫌其晚，犹胜于终不措意者。昔张蒿庵三十而读《仪礼》，至五十九岁而通此经，为国朝有数大儒。余今五十七岁略通此经，稍增炳烛之明。惟蒿庵以前，明儒穷《仪礼》者绝少，能于荆棘荒芜之中独辟康庄，斯为大难。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，穷此经者不下数十人，有蒿庵之句读、张皋文之图，康庄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，则从事甚易矣。阅本日文件，发报三折、六片，写对联六付。坐见之客一次。与幕友一谈。夜

核批札稿。倦困殊甚。盖因昨日治事太多，夜未安眠，本日又用心稍过，遂觉衰惫不堪。二更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十五日

早饭后，眉生来久坐。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方元徵来一坐。写沅弟信一封。与幕府一谈。中饭后，出门至各处辞行，申初归。阅本日文件。清理积牍，核批札信稿多件，以明日将起行也。酉刻，坐见之客一次。傍夕，与幕友久谈。夜又核信稿数件。二更后批鸿儿、叶亭文稿，困乏殊甚。三点睡，一梦似佳。四更醒，旋又稍稍成寐。

十六日

早饭后，自徐州起行，五十里至柳泉驿打尖。见客二次。中饭后又行三十五里至利国驿打茶尖。见客一次。又行十二里至韩庄登舟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八次。是日，在舆中背诵《诗经》，其记不确者则翻书一对，至《秦风》末。登舟后，又温诵至《豳风》末。清理文件。夜饭后，申夫、眉生来久谈，至二更三点始散。接家信，内有泽儿责鸿儿之信，余深用为忧。子弟文理浅谬如此，将为远近所笑，悔从前数年未认真查察也。睡后久不成寐，因与申、眉说话太多之故。三更末略成寐，五更初醒。

十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开船，行八十三里至台庄小泊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三次。旋又行三十五里至夹口泊宿。风暴大作，舟中昏暗，幸河小无大浪耳。辰正，围棋二局。巳刻温《小雅》。至二更后，温不能成诵处颇多，勉强记之。至二更二点后，疲乏极矣。三点睡，幸能酣寝，五更醒。

十八日

早饭后开船，行二十里至滩上，稍一停泊。见客一次。旋又开船行三里许，大风，不能复行，遂在此泊宿。竟日狂风，至四更始息。辰刻，清理文件，旋将《小雅》背诵一遍。午初，申夫来，久谈，共饭，未正始去。与客围棋二局。剃头一次。阅本日文件极多。酉正，温《文王之什》，灯后毕。核批札稿颇多，二更二点粗毕。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

十九日

早饭后开船，风不顺而微，下水扯纤。傍夕，至九龙庙以下湾泊，距宿迁尚近二十里。是日，行百二十余里。辰刻，背诵《诗经》，清理文件。旋围棋三局。巳正，温《诗经》《生民之什》、《荡之什》二十一篇，至酉初始熟，盖后半弥生矣。午刻，坐见之客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酉刻，坐之见客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接沅弟信，闻澄弟之孙元五于二月一日殇亡，忧系之至。家中人口不旺，又子弟读书全无法脉，深以为虑。夜，搬移一船，因至鸿儿等船上教以读书之法。旋归新移之船。申夫来久谈，二更四点始去。睡后梦魇，因说话太多也。尚能成寐。

附 记

八本 八理 八情 八正 八疑
八德 八气 八趣 八哀 八滞

廿 日

早饭后开船，风仍不顺，扯下水纤行数里，风雨交作，不复能行，遂在此泊宿，距宿迁仍欠八九里许。辰刻，见客二次。背诵《大雅》三十一篇，旋温《周颂》三十一篇。午刻，围棋二局。中饭后，温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，申刻毕。自二十岁后未尝背诵经书，老年将此经背诵一过，亦颇有温故知新之味。申夫来久谈，论吏治以听断、催科、缉捕三者为要务。傍夕，欧阳健飞来，谈及民间苦况。因念余自北征以来，经行数千里，除兖州略好外，其余目之所见，几无一人面无饥色，无一人身有完衣，忝为数省军民之司命，忧愧实深。又除未破之城外，乡间无一完整之屋，而余家修葺屋宇用费数千金，尤为慚悚。夜，核批札稿甚多。二更后，疲乏殊甚。三点睡，甚能成寐。

廿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开船行四十里，午刻遇同年石襄臣赞清之船，渠由湖南藩司内召为太常寺卿，从此北上也。渠来船拜会，余往回拜，畅谈时许。未刻复开船，行五十余里，酉刻至众兴集驻泊。辰巳间，将《诗经》选八十篇，分为十种，每种八篇，以便讽咏玩味。午刻写沅弟信一封。中饭后，点诵《诗经》数十篇，核批札各稿。酉刻，坐见之客三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傍夕，申夫来久谈。旋阅本日文件。二更后，又核批札稿，未毕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。

廿二日

早饭后，登岸往看桃源防务，往返约六十里。先看成子河长圩，圩约十里，余看六里许，至南寨门止。去时由圩外行，回时由圩内行，至北寨门茶尖。出圩后，由奶奶庙旧路回。看五堤头长圩，圩约五里许，北抵运河南岸，南抵黄河南岸。成子河圩北抵卜家湖，南抵洪泽湖。午正回船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中饭后开船，灯时至杨家庄。途次，坐见之客三次，立见者一次。申酉间，核批札稿甚多，阅本日文件。未刻围棋二局。夜，张子青漕帅来迎，一谈。又坐见之客二次，立见者一次，已二更二点矣。将鸿儿、叶甥文略批。三点睡，劳乏殊甚。

二十三日

早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旋由杨庄登岸，行二十里至清江浦。先后拜钱楞仙、钱茗甫，皆久谈一时许。午初，至张子青署内中饭。饭后，至其西荷舫书院一坐，久谈。该处养四鹤，饲之以鱼，貌甚闲逸。申初散。至普应寺小坐。盖余登岸时坐船即由杨庄下惠济、通济等闸，故在此小息，以候船到。旋至欧阳镇署内一坐。酉正登舟。见客，坐见者五次，立见者五次。灯时，吴竹如来久谈。渠于五年三月由户部侍郎告病开缺，寄居山东诸城，至是将回居江南也。又坐见之客一次。二更后阅本日文件。三点后睡，三更后稍稍成寐。接沅弟信，报泽儿于正月廿六早子时生女。泽儿自报之信，已于昨日接到矣。

廿四日

早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六次。自清江开船，行三十余里，已未，湾泊于淮安府城之南。围棋二局。见客，坐见者五次，立见者二次。中饭后清理文件。竹如来久谈，自未初至灯后方去。又坐见之客二次。核批札各稿，阅本日文件。二更三点睡，科房稿未核毕。睡后尚能成寐。

廿五日

早饭后见客二次。开船行四十里，至宝应之下停泊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围棋二局。阅《潘四农全集》，八股最胜，诗次之，古文次之。中饭后，至竹如船上一坐。又开船行七十里，至马棚湾之上十里许湾泊。写纪泽信一封。核批札各稿。酉刻，坐见之客一次。傍夕，竹如来久谈。将二更时，申夫又来。因令二客对谈，而余自阅本日文件。三点